

第一章

迈尔斯·哈达威今天过得不是很顺。

飞往波士顿的航班晚点了，迈尔斯的钱包还被偷了——他的信用卡、护照和所有现金都在里面——而现在该来接机的人也还没到。

迈尔斯又瞥了眼手机，感觉这是第一百次了，他皱了皱眉，环视拥挤的波士顿机场。哥哥向他保证，他的美国朋友会来接机，但他到达机场都一个小时了，那家伙还是不见踪影。

真的好棒棒。

严格来讲，他并不是非得要人来接——他都二十岁了，不是小孩子——但因为这件事和他霸道的哥哥吵架太麻烦，不值得。作为一大家子里最小的孩子，迈尔斯很早之前就明白什么时候该奋起反抗，什么时候该省点力气。

扎克总是对他过度保护。他于扎克而言不像弟弟，更像儿子。但这也是难免的，毕竟他俩年龄相差不少，而且从迈尔斯蹒跚学步开始，扎克就成了他实际意义上的抚养人。他决定要一个人去国外度过整个暑假；不用说，扎克并不赞成，他坚持让迈尔斯住在他朋友家。至少扎克没有直接不让他去，他有这个能力，因为迈尔斯只是个经济不独立、花大哥钱的穷学生。

迈尔斯觉得自己还像个巨婴，有点难为情，但他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之前他有尝试过独立，他十七岁时从扎克家搬了出去，但没料到靠自己居然这么困难。伦敦物价太高了，最

后他沦落到和两个同班同学合租一个小房间。这无疑是个教训：他明白了有些时候自尊心又傻又毫无意义。他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滚回了扎克的家，挺尴尬的，但心里又松了口气。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反抗，乖乖接受了扎克的经济资助，等到未来某天他能够独立、不会为了付房租而饿肚子再说。

但对于想努力认清自我的迈尔斯来说，必须得靠扎克的经济资助才能旅行，让他心里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他同意借宿在扎克朋友的家：他不想住旅馆害扎克为他破费。

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为“亚历山大·谢尔登”。

迈尔斯松了口气，接起电话。“嘿。”他有些不自在地说。他和亚历山大其实不熟。亚历山大去年夏天来伦敦时，受邀来他们家里吃过饭。但迈尔斯家里成员太多了，他俩基本没说话。“谢谢你来接我，我在第一”

“其实吧，”亚历山大打断了他，“我真的很抱歉，但我接不了你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抱歉，因为你也不能住在我家里了。”

迈尔斯眨了眨眼，有些迷茫。“噢。那——”那没关系，他是想这么说的，但真的很有关系。他身处异国他乡，身处陌生的城市，他身上没有钱，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护照。

“我未婚夫的父母昨天在巴西出事了，很严重，”亚历山大的话里充满歉意却又显得心不在这上头，“我们已经到里约了。本来该给你留个钥匙的，但我们走得太匆忙了，我忘了

你会来。”

“噢，”迈尔斯皱着眉，“他们还好吗？”

“不是很好，”亚历山大回答，声音严肃而疲惫，“我未婚夫现在很崩溃，而且……”他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拜托我们的朋友过去接你了，在我们回去之前，他们会招待你——”

“不用这样。”迈尔斯内心有些退缩。亚历山大的堂兄杰瑞德是他家的老朋友了，待在老朋友的亲戚家是一回事，但寄宿到他完全不认识的人那里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想添麻烦。”

“不麻烦，”亚历山大说，“你要住的是拉特利奇庄园，那里有三十间卧室，你住不住那儿都没差的，小朋友。”

“我不是小朋友。”迈尔斯弱弱地反驳。

“拉特利奇一家很快会派人来接你，别走开。”亚历山大听起来又心不在这里了。“好了，我要挂了。有事就打给我，任何事都行，好吗？我答应过杰瑞德照顾你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他会把我的蛋割下来。”

迈尔斯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杰瑞德很护着自己，扎克的大多数老朋友都这样，但他没预料到杰瑞德会特意让他的堂弟照看他。

“谢啦。”迈尔斯说，但亚历山大已经挂断了电话。

迈尔斯苦笑了一下，他真的讨厌给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添麻

烦。他盯着手机打字，准备给扎克发个消息报平安。不过他绝不会让保护欲过度的哥哥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弄丢了钱包和证件。扎克这辈子都不会让他忘了这茬。

但消息还没发出去，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迈尔斯点下了接听键。

“迈尔斯·哈达威？”电话那端说。“我叫汤姆，是拉特利奇先生的司机，我负责来接你。”

迈尔斯松懈了下来，笑了。

* * *

迈尔斯在车上睡着了，所以他不太清楚到拉特利奇庄园用了多久。睁开眼的时候，汽车已经停了下来，司机正轻柔地摇醒他。车外已是夜幕低垂。

“我们到了，哈达威先生。”司机直起身说道。

迈尔斯皱了皱脸。“请叫我迈尔斯。”被一位看上去岁数大得可以当他祖父的人称作“哈达威先生”可真诡异。

汤姆摇了摇头，微笑地看着他，就好像他是一个可爱却不讲道理的孩子。

迈尔斯咽下叹息，回以虚弱的一笑，下了车。

他眨了眨眼，看着面前这座巨大的房子。

迈尔斯本人对豪宅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并不陌生。他哥哥瑞恩的男朋友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小爵爷，家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拥有好几座城堡。但迈尔斯在那里连一夜都没住过，而他现在要在这里住不知道多久。

说实话，有点吓人。

这座宅子里平常都这么灯火通明的吗？几乎每个房间的灯都是开着的。

他问汤姆。

“不是的，”汤姆一边回答，一边卸下他的手提箱，“今晚有公司宴会，庆祝拉特利奇企业和考德威尔集团的合作。”

真好。他不光被毫无预警地丢给拉特利奇一家，还打扰了人家的公司活动。

“汤姆，也许我们不应该.....”

但要么是汤姆没听见——以他的年龄来讲完全可能——要么是他选择性忽视了迈尔斯的不安。

迈尔斯跟着他走进了房子，试图回忆他对拉特利奇一家的印象。他知道的不多。亚历山大提到过他们几次，如果迈尔斯没记错的话，他们是一对同性夫夫。这就是迈尔斯对他们全部的了解了。

“我去找拉特利奇先生。”汤姆一边说着，一边把迈尔斯的手

提箱递给了一名女仆。

迈尔斯点点头，手插进口袋里，饶有兴趣地打量四周。没一会儿，他就为身上的T恤和牛仔裤感到有点难为情了。迈尔斯和这里格格不入，富丽堂皇的大厅盘旋着金钱和特权的气息，他站在盛装打扮的客人之间，显眼得要命。他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迈尔斯不会自恋到以为这些人是欣赏他飞越大西洋之后的“绝美”容颜——他看上去很可能蓬头垢面。

也许他该出去转转。

越多的人盯着他，这个主意就越诱人，迈尔斯最终还是向诱惑屈服了，他觉得汤姆可能还要有一会儿才能让他的雇主拨冗过来。再说了，汤姆找到了拉特利奇先生后，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嘛。

鉴于人声与笑声都是从左边传来的，迈尔斯向相反的方向抬脚，朝着宅邸的右翼信步而去。

这边更安静，尽管他还能时不时看见客人，那些人略带困惑地看向他，但没人找他说话，迈尔斯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

不久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美丽的露台上，望出去就是花园。

迈尔斯倒在露台最暗角落的椅子上，左左右右扭了扭头，试图放松一下长途飞行后僵硬的脖子。天呐，他真的又困又累，如果在这儿小憩一会儿，会不会太没礼貌了呢？这里可相当宁静祥和。

但就当他考虑之时，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说话的声音。

迈尔斯苦着脸，拖着椅子往阴影里又缩了缩。如果他够走运，那些人就不会注意到坐在高大植物后面的他，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他真的没心情接受更多好奇的视线了。

脚步声和交谈声越来越近。

是两个人。

高个子的男人不耐烦地说：“好吧，半小时。再待半小时我就走。”

“考德威尔先生，您不能这么早离开，”另一个人说，话里充满恳求，“媒体会大做文章的！”

第一位说话的人——考德威尔——耸了耸肩。“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恕我直言，先生，您的名字与某位好莱坞女演员关联起来是一回事，您拒绝留在考德威尔集团和拉特利奇企业庆祝合作关系的公司宴会，完全是另一回事。您不能真的——”

“够了。”

迈尔斯打了个颤。那人的声音、举止都彰显出这人是何等独断专行。

“可是……”另一个人唯唯诺诺道，“考德威尔先生，别人问起您在哪儿，我该怎么答？”

考德威尔又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随便编点儿，要不我雇

你干嘛，埃林。”

埃林表示抗议，他的老板平淡地看了他一眼。“我说过够了。我签这份合作合同，只是因为它能给我的公司带来盈利，不是说我突然就变成拉特利奇的朋友了。我不会待在这儿看他和只有他一半大的小孩儿玩过家家——”考德威尔停下话，下巴的肌肉抽动着。他的蓝眼睛映着光，闪烁着冰冷的愤怒。

埃林清了清嗓子，看上去非常不自在。“我觉得德雷克·拉特利奇并没有比他爱人年长一倍那么多。”

考德威尔冷笑一声，那表情十分刻薄，他英俊的五官扭曲得几乎算得上可怕了。迈尔斯着迷地盯着那个男人，他看过很多帅气的男人，但他没见过几个长相称得上“有趣”的男人。这位就是。考德威尔有着斧凿刀刻般的下颌线，有同样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唯有深棕色的头发和“柔软”一词沾得上点儿边。他的鬓角有些早生的白发，但这人顶多三十出头，皮肤光滑，呈健康的小麦色，定制西服下显然身材健美。

“无所谓，”考德威尔说，“一个中年男人追在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拜金男屁股后面跑，还是很可悲的。”

迈尔斯皱了皱眉。他完全不认识拉特利奇夫夫，但他从亚历山大那听说，两人是相爱才在一起的。

“好吧，”埃林做了个苦脸，“确实看上去不太合乎常理。约瑟夫·拉特利奇棺材板肯定压不住了，他是绝不会允许自己唯一的儿子娶一个男人的。”

迈尔斯对埃林怒目而视，火气蹭蹭冒了上来。他刚刚还可怜这家伙有这么个难对付的老板，但这番恐同言论迅速摧毁了他刚刚萌发的同情。

他看向考德威尔，盼望他能告诉他的员工这种态度有多错误，但他毫不在意，只是盯着手机。

“我希望你再检查一遍拉特利奇提供给我们的文件。”考德威尔把手机塞回灰色裤子的口袋里。他有双好手，指节分明，手指修长。

迈尔斯把头歪向一边，好奇自己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

像这种时候，他总会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无性恋。说实话，他也不确定。他对性爱与感情的探索，就像一场灾难。他总共和两个女孩做过爱——或者说，试着做——两次他都硬不起来，只得用上手指。这两次和女孩尝试失败后，迈尔斯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是同性恋，尤其是他有几个哥哥也没那么直——也许“同性恋是遗传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他唯一一次尝试和同性做爱，比和异性更失败：迈尔斯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毫无愉快可言又折磨神经的苦差事。最后，他笨拙地帮那男生口出来，又在对方看见自己软着时骗他说已经射过了。

自那之后，迈尔斯就有些.....放弃性爱了。有时他会被一个男孩或女孩若有若无地吸引，但他没有进一步采取过行动，而是和自己的右手过上了满足的生活。规律的手淫证实了他的身体机能良好，但这让他更困惑了：如果他真的是无性恋，那不应该一点儿性冲动都没有吗？迈尔斯的确想做爱——理论上那种——但只要和真人共处一室，他就对两人脱光光、互摸生殖器这种事避之唯恐不及。他只感到不适，他也不知道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无所不知的谷歌说：有的无性恋者不会手淫，有的会；有的不会被别人吸引，有的则在恰当的情境下会。简单来说，他的性向还是个谜，谷歌没能给他任何答案。

这是迈尔斯这个夏天决定外出旅行的一部分原因。他要想认清自己，最好是避开他那帮好管闲事的家人们的好奇目光。

也不是说是无性恋就等于世界末日。当然不是。他有一个很棒的家庭，不管他的家人们有多专横，如果向家人坦承自己是无性恋、还可能无浪漫倾向note，他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会觉得这很奇怪。

话是这么说，即便他没因为自己可能是无性恋感到有压力，他不能否认有些时候他也想.....多像别人一点，在看到漂亮的女孩或者健壮的男孩时有他的同龄人会有的感觉。

所以现在，他发现自己居然盯着考德威尔的手和棱角分明的下颌线看，这情况可不止有一点离奇。他已经不记得上次盯着另一人欣赏是什么时候了。

“.....好的，考德威尔先生。”埃林低声道。他在用平板电脑记录老板一道又一道的指令，试图将老板讲的都记下来，这家伙看上去越发紧张了，眼里出现了痛苦的神情。迈尔斯才萌生了怜悯之情，又告诫自己不要这么心软。这人可是个恐同的混蛋，有个这么难相处的老板一定是报应轮回之类的。

两人最终离开，露台上又只有迈尔斯一人了。他打着哈欠闭上眼，眼皮越来越沉。下飞机以后，他在车里打了个盹，但感觉还是很疲惫，而且他的身体确信现在比实际时间晚了很

多。

他一定是睡过去了。

他只能模糊地想起有位女仆将他摇醒，带他去了他的房间。

迈尔斯脱掉衣服，在冰凉的床单上伸展四肢，然后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疲惫极了。

他梦见了燃着冷焰的蓝眸。

aromantic，为“浪漫倾向”的一种类型，指对任何人均感受不到浪漫吸引并产生爱情。浪漫倾向反映一个人更倾向于与何种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的人建立浪漫关系或产生爱情，与性取向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一名很活泼的女仆带着迈尔斯来到“小早餐室”，拉特利奇一家正在此用餐。

迈尔斯在门口顿住了，看着这幅家庭和睦的情景。

坐在餐桌首席的黑发男子一脸严肃，在他左边是一位非常帅气的金发男人。看来这就是拉特利奇夫夫了。那位金发男人

看上去完全不像拜金男，他和他丈夫说话时，眼里流露着温柔和深情。

在他对面有两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十岁左右的样子，正在大声争吵。她们一定和金发男人有血缘关系：她俩长得有些像他，不过她们彼此长得尤为相像。显然她们是双胞胎，但长相并非完全相同：其中一个脸更圆嘟嘟一些。

还有一条黑色大狗卧在女孩们脚下，她们趁大人不注意一直偷偷给狗塞吃的。

金发男人第一个注意到迈尔斯。“早上好，”他笑着说，“快坐，别站着！我是肖恩，这是我丈夫，德雷克。昨晚睡得怎么样？”

“挺好的，谢谢。”迈尔斯说着坐到了双胞胎的旁边。他有点不自在。尽管他还是有些社交技巧的，但他并不认识这些人啊。

挨着他的女孩转过身，好奇地看着他。“你是谁啊？为什么要住在我们的房子里？”

“梅丽莎！”肖恩厉声道，他的脸颊隐隐泛红。“这很不礼貌。”

“只是问个问题！”女孩噘着嘴抗议。“德雷克，告诉肖恩我只是问个问题！”

德雷克·拉特利奇视线从咖啡杯上移开，抬起头来，鹰一般的黑色眼睛看向女孩，目光放柔了不少。“我相信小蜜蜂不是成心没礼貌的。”

“德雷克，不许偏袒她！”肖恩恼怒地说。“你真是把她宠坏了。”他面向迈尔斯，勉强笑了笑。“不好意思，但这也是我的问题，我没跟丫头们说起你。她们是我的妹妹，梅丽莎和艾米丽。姑娘们，这位是迈尔斯·哈达威，亚历山大的朋友，从英格兰来的。他本要住在亚历山大和克里斯那里的，但你们知道他俩有事出门了，所以迈尔斯会在我们这里待一段时间。请你们态度好一点儿，不许作弄他。”

迈尔斯朝女孩们咧嘴笑了。“我不太在意恶作剧。我有五个哥哥姐姐呢，什么招数都见识过了。”

双胞胎的眼睛亮了起来。她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如果迈尔斯没在儿时被瑞恩和尼克捉弄多年的话，这样的眼神可能会把他吓到屁滚尿流。

“再说了，”迈尔斯说，“你妹妹们感到困惑才是正常的。如果我发现有陌生人在我家的话，我也会是一样的反应。”他的视线从肖恩身上挪开，看向德雷克。“说真的，谢谢你们的招待。我真的很感激，但是实在太打搅你们了——”

“没有打搅，”肖恩说，“真的不麻烦。”他轻声笑起来。“实际上，在这个阴森森的大房子里，多一个人陪我们还挺好的。”

尽管很感谢他说的贴心话，迈尔斯还是摇了摇头。“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话，我会感觉好很多的……”他不知道自己真能帮上什么，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拉特利奇一家仆人那么多，宅院打理自然不需要帮助。这种事上帮忙对他们来说都是没用的，就算他们让他在花园或者宅子里干活，肯定也

是在顺着迈尔斯的意思而已。

肖恩似乎和他想的一样，英俊的脸看起来有些不自在，好像不确定说什么才不会冒犯到迈尔斯。

他的丈夫清了清嗓子。“实际上，”他说，“有件事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迈尔斯松了口气，看向德雷克。

德雷克用那双黑眼睛似乎审视了他一番，才开口说：“你昨晚大概听说了，我们公司最近和考德威尔集团签订了合伙协议。”

迈尔斯点点头，困惑地蹙眉。但他没问什么，等着德雷克详细解释。

德雷克抿了一口咖啡。“尽管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我还是担心考德威尔集团的持有者伊恩·考德威尔可能别有用心。我们并不是朋友。”

迈尔斯微微歪了歪头，越来越困惑。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有顾虑却还要同意签订协议。”德雷克说。“我不是商人，迈尔斯，我没耐心也不喜欢做生意。我也没有时间，我是哈佛的终身教授。拉特利奇企业是我父亲的毕生心血，直到他去世，我和这个公司都没有什么关系。”德雷克的表情有些痛苦。“父亲死后，一直是我姐夫在管理，但半年前，他和我姐姐死于一场空难。”

啊。

迈尔斯还没能表示慰问，德雷克便接着说了下去。“因为肖恩和我都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管理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外人介入。”德雷克捏了捏鼻梁。“起先我们试着提拔几位高级经理来做总裁，但这不是个好办法。”他的嘴拧出一丝嘲讽的笑。“我父亲是个狗娘养的控制狂，完全不懂‘授权’这个词的意思。我姐夫是公司里唯一一个明白怎么高效运营的人。”

德雷克摇摇头。“在他死后，公司因经营不善损失严重。所以考德威尔集团和我们接洽，提出了建立互利的合作关系，他们的总裁会同时管理两家公司，而我们就只管收取利润，这个解决方案在当时看来似乎不错。”

“但现在你不这么认为了吗？”迈尔斯问，仍不确定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懂什么管理公司。他是学商科的，但眼下这个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经验。

“我有.....疑虑，”德雷克说，嘴抿成一条线，“考虑到伊恩·考德威尔这样的高管是千金难买的人才，以及我们两家公司数十年来一直是竞争对手这一事实，这份协议对我们来说几乎过于有利了。”

迈尔斯好奇地看着他。德雷克有事瞒着他，要是他和德雷克更熟些，他就会一探究竟，但既然不熟，他选择问出心里想的另一个问题。“我怎样帮你们呢？”

德雷克平静地看着他。“我需要有个我信任的人在发现考德威尔谋划些什么时，向我报告。”

迈尔斯眨了眨眼。德雷克想让他“监视”那个人？

“为什么是我？”他困惑到极点。“如果找一个你们公司的员工，岂不是更好更方便？”

德雷克摇摇头。“我已经试过了，但要么无事发生，要么考德威尔对我的员工很防备。更不要提现在他才是正式老板，这会让员工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不知该忠诚于雇主还是总裁。”

迈尔斯点点头，皱起眉。“但我到底要怎么才能接近他，进而发现不对劲的事呢？”

“你不是学商的吗？”德雷克说，又抿了一口咖啡。

迈尔斯点点头，对于德雷克了解他这点有些不安。

“你的身份将是一名参加暑期实习生项目的英国学生。这很可信，因为拉特利奇企业确实有一个国际实习生项目。我会解决你的档案问题，把你安排进总裁办公室。明天你就可以上班了。”

迈尔斯只能盯着他看，有些茫然。

“德雷克，”肖恩脸上又是宠溺又是拿他没办法，“收敛点，你吓到这个可怜的小哥了。”他转向迈尔斯，充满歉意地笑了笑。“不好意思，他注意不到自己能有多吓人。”他又看向他的丈夫。“别逼他，迈尔斯是来度假的，不是来工作的。”

“肖恩，他随时可以拒绝。”德雷克说，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惭愧。

迈尔斯不无幽默地想，不管德雷克说什么，自己好像都没有拒绝的余地。如果他拒绝帮他们，却还住在他们家里，享受着他们的招待，那一定尴尬到炸。

“显然，实习是有工资的。”德雷克加了一句。

肖恩狠狠瞪了他一眼。“想都别想，”他说这话的语气，既像责备又像是觉得好笑，“钱不能解决一切。”

他俩交换了一个迈尔斯看不懂的眼神。

德雷克扯了扯嘴角。“我仍认为那是我花得最值当的钱。”他专注地看着肖恩。

肖恩脸红了，舔舔唇。“德雷克。”他有点生气地低声说，朝迈尔斯和妹妹们瞥了一眼。

女孩们一致翻了个白眼。“别理他俩，”梅丽莎告诉迈尔斯，可爱的小脸上大写着郑重，“在他们又恶心又成人的时候，我们选择无视他们。”

“‘成人’不是这么用的。”艾米丽说，惹得她姐妹面露不悦。

看了下表，德雷克说：“姑娘们，你们的防身术课程不是要迟到了吗？”

“见鬼！”梅丽莎说着跳下椅子。

见到肖恩严厉地看了她一眼，女孩害羞地笑了。“对不起，肖恩！但我们该走了！走吧，艾艾！星星，跟上！”

双胞胎跑着离开了，狗在后面跟着她们。

迈尔斯觉得有些好玩，在这段关系里，居然肖恩才是扮演“严父”的那个。

“所以，”德雷克看着迈尔斯说，“你的答案是什么？”

“记住，别有压力。”肖恩补充道，意有所指地看向他丈夫。

“好，我可以做，”迈尔斯耸了耸肩道，“不是什么大事。你们真的帮了我很大忙，而且我想报答你们。但是.....我可不会跟踪那个家伙，翻他的口袋之类的。”

肖恩放声大笑。“我们不会让你干那些事的。就是留心他，好吗？德雷克不轻信别人，而且他的不安也会让我很焦虑。”

听到他们不需要他做什么“冒牌密探”，迈尔斯如释重负，回以微笑道：“顺便问一下，我的护照丢了，会有问题吗？”

德雷克皱皱眉，摇了摇头。“总裁不会问你要护照的，公司发的身份卡就可以了。”他起身，又看了看表。“那就这么定了。我会去办公室一趟，帮你安排。”他俯下身，给了肖恩一个短暂却热切的吻，迈尔斯不由得转开了头。

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迈尔斯对于自己缺少感情生活这种事，是完全无所谓的。

但像这种时候，他不得不承认有些嫉妒。

只有一点儿而已。

第三章

迈尔斯做“业余间谍兼实习生”的头三天虽无事发生，但也很有趣。德雷克说得对，别人不会多看他一眼。他只是又一名实习生而已——尽管是唯一一个被分派到行政楼层，也就是总裁办公室所在楼层的。

迈尔斯还未见到那个男人。考德威尔似乎在纽约谈一桩大生意，几天后才会回来。即便他不在，迈尔斯也对他有了不少了解。甚至都不用向别人打探：看起来，所有人都非常迫切地想八卦这位新来的总裁，尤其他那么帅，又富得流油，自然而然，他就变成了休息时间的中心话题。

伊恩·考德威尔三十一岁。他最近离婚了，而且拿到了独生子的监护权。人们对此似乎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觉得考德威尔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太残忍了，另一些则觉得他愿意独自抚养孩子真是令人钦佩。迈尔斯怀疑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养育孩子：多半会有一大堆的保姆来照看那孩子，更不要说还有成百上千的女人们无比渴望成为下一任考德威尔夫人，好滋润离婚后他干涸的心灵。

说实话，迈尔斯很难把那天拉特利奇宴会上那个眼神冷酷、着装无可挑剔的男人和养育着幼儿的单身父亲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但他决定不以貌取人。谁知道呢，也许考德威尔冰

冷的外表下有一副柔软心肠呢。

诚然，所有的事情都表明，考德威尔不是个软心肠。

“他的要求高得难以置信。”他的秘书索菲娅在休息时间是这么告诉迈尔斯的。她五十岁左右，长相普通，打破了迈尔斯之前对亿万富豪的秘书的所有刻板印象。

“但他也很公正，”她又说，“说真的，老拉特利奇可比他糟多了。”她耸了耸肩。“话说回来，我不用在考德威尔身边工作，因为他有一个私人助理，出事时承受老板怒火的是那个可怜家伙，不是我。”索菲娅饶有兴趣地打量他。“工作聊得够多了，该跟我谈谈你自己了。像你这么帅的小伙子一定有另一半了吧？”

迈尔斯只得苦笑着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他身上哪一点让女人们总想护着他，就像母鸡护着小鸡仔一样，还都想帮他牵红钱。

“真的吗？”她说，挑起眉。“但你这么帅！对了，你是用什么染的头发？”

迈尔斯笑着又摇了摇头。“不，我的发色天生就是这样。我大哥也是这样的发色。”他的头发的确与常人不同：头发是棕色的，有几缕颜色较浅，会根据光线变幻为金色或红色。至少他发量浓密，又好打理，而且颜色和他的绿眼睛很般配，所以迈尔斯一点儿也没抱怨。他从不假装谦虚，他们一家都被赋予了优秀的基因，迈尔斯也不例外。他知道自己很有吸引力，但远比不上哥哥瑞恩，他的美貌让好莱坞影星都自惭形秽。人们看到瑞恩时真的会翘起，而后死盯着他看，

这可不是一般地滑稽。相比于瑞恩，迈尔斯就只能算一般般好看了，不过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评判可能也不太公平。

索菲娅张大了嘴，不过她还什么都没说就被杰恩的高喊声打断了。“索菲娅，老板回来了，他在找你！”

“唔，他回来早了，”索菲娅喃喃道，皱着眉站了起来，“我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走吧，迈尔斯。”

迈尔斯站起来，匆匆跟在她身后，他感到好奇又有些焦虑。过去的几天里，他听说了很多关于考德威尔的各种故事，他很难把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更不要说，对德雷克和肖恩的保证，让他慌张且坐卧不安，好像考德威尔看他一眼就能猜出他是被派来刺探他的。

刺探他。

妈的，他把自己卷进什么里去了？他可不是什么詹姆斯·邦德。实际上，他脸上根本藏不住事。迈尔斯一直更偏向真诚坦率，而且喜欢别人也是这样的。

“在这儿等着。”索菲娅说完把他留在她的办公桌那里，大步流星地走入总裁办公室，关上了门。

为了打发时间，迈尔斯拿出手机开始和他的哥哥们聊天。

唔，瑞恩想向他的男朋友求婚……是不是太早了些？

迈尔斯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不禁惊讶地发现，瑞恩和詹姆斯已经交往两年半了。尤其是从小他们就混在一起，其实可能也是该求婚了。

屋内提高的音量让迈尔斯畏缩了一下，他看向门口。现在他能听见里面交谈的只言片语。

“我不管，索菲娅，现在就给我找一个来。”

迈尔斯咬着脸颊内侧的肉，他认出了那个严厉的声音。

索菲娅低声说了几句，迈尔斯听不清。

考德威尔说：“他可以。”

里面传来一阵高跟鞋踩在光滑地板上的“哒哒”声，随后门打开了，索菲娅从办公室出来，脸上的表情很不安。

“出什么事了吗？”迈尔斯看着紧闭的门问。

她皱了皱眉。“还不确定。总结下来就是，老板的助理终于承受不住，精神崩溃了。他现在状态不好，暂时不能回来工作，而考德威尔先生现在就需要一名私人助理。”说这话时，她略带窘色地看向迈尔斯。

“请告诉我你没有推荐我。”迈尔斯虚弱地说。索菲娅没有否认，他摇了摇头。“我没有当私人助理的经验，索菲娅。他几个小时后就会把我开了。”

“啊，往好的一面想想，你当他几个小时私人助理可比你当一个月实习生赚得多多了。”

迈尔斯意识到她没在开玩笑，只得瞪大双眼。认真的吗？

她咧嘴笑了。“这因祸得福得来的可是大福气，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了你。”

迈尔斯很是触动。索菲娅知道他钱包被偷了，也知道他现在手头有点紧，因为他一直没那个心思告诉家里人他遇到了麻烦。

“好了，去吧。他在等着。”

“现在？”迈尔斯问，目光瞥向门。

她大笑起来。“不，下周！快去吧，他可没什么耐心。”

“这可真是太鼓舞人心了呢。”迈尔斯干巴巴地说，然后挺了挺肩膀，大步朝门走去。

来吧，尽人事听天命。

他走进办公室，小心关上了门，然后看向坐在巨大橡木桌后的男人。

黑色西装，黑色睫毛之下锐利的蓝眼睛。伊恩·考德威尔。

迈尔斯咽了咽口水。

“你好，我是迈尔斯·哈达威。”他说着，目光落在考德威尔的灰色领带上。蓝色更适合他，更衬他的眼睛。倒不是说灰色领带就让你的眼睛不引人注意了，远非如此；考德威尔的双眼极其咄咄逼人，背后的意思却让人完全读不懂。迈尔斯好不容易才将视线移开，却又违背自己的意愿，再次被吸入那双眼睛中。

他从未看过如此深邃的眼睛。德雷克·拉特利奇鹰隼般的黑色眼睛与之很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

持续沉默。

沉默得越久，迈尔斯就越不安——而且越好奇。现在，考德威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在盯着他看了，但这完全说不通啊。要不是有自知之明，迈尔斯可能会以为考德威尔看上自己了，但大家都说，这男人直得不行了。

你为什么看我？

迈尔斯清了清嗓子。“考德威尔先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考德威尔还是盯着他，同时发问：“你是英国人，对吗？”

“是什么让我暴露了呢？”迈尔斯没能阻止自己，俏皮话脱口而出。

考德威尔黑色的双眉挑了起来，好像他不敢相信一个地位低微的小实习生竟敢和他开玩笑。

迈尔斯毫不畏缩地迎接他的注视。如果考德威尔对这不满意，迈尔斯倒是很乐意被炒鱿鱼。他不介意被炒，因为这样他就不用刺探任何人，还能问心无愧地告诉拉特利奇夫夫他努力过了，可恶，都怪这家伙太混蛋。

“你在美国有亲戚吗？”考德威尔说，没有如他所愿发火。他令人不安的目光仍锁定在迈尔斯身上。

这让他觉得怪怪的。难为情，烦躁不安。

“就我所知，没有。”迈尔斯回答。他把双手插进口袋里，尽量控制住小动作。

考德威尔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终、于、移开了目光。

迈尔斯松了口气。他四下打量起这个房间，然后又看向考德威尔的脸。

不得不承认，那是张很好看的脸。英俊且棱角分明，考德威尔深色的发丝中露出几缕白发，给他的外表增添了些许不凡的气质。

“我让您想起谁了吗？”迈尔斯最终说道，又打破了沉默。

考德威尔的视线回到他身上，他皱紧了眉。“事实上，是的。”

迈尔斯想知道，询问老板自己让他想起的是谁是否不礼貌，最后得出结论——肯定不礼貌。但他还是问了：“谁？”

考德威尔面无表情。“我前妻。你都可以当她的双胞胎弟弟了。”

哦，尴了个尬。

鉴于迈尔斯不知道这人对前妻的感觉如何，也就不确定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考虑到她已经是“前”妻了，考德威尔看到他时不太可能会心生温情。

考德威尔皱起脸。“你确定你和她没亲缘关系吗？雷吉娜·特拉弗斯？”

“非常确定。生在伦敦，长在伦敦，祖祖辈辈都是伦敦人。实际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国外。”

考德威尔打量着他，仿佛怀疑迈尔斯在撒谎。

迈尔斯几乎笑出声：你怀疑错地方了。

他摆出正色，直视对方说：“我发誓我和您的前妻没有任何关系，考德威尔先生。但如果我的存在让您烦心的话，您绝对应该把我调走。我只是个实习生。”

考德威尔的眼里闪过一丝古怪的情绪。“没有让我‘烦心’，”他说，语调冷酷得让迈尔斯有些不适，“我一点儿也不关心我前妻的事。”

可不，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进来你就一直盯着我看。

但迈尔斯没有得理不饶人，有些事情说出来可不好听，不和平的分手就是其中之一。

“那您还想让我做您的私人助理吗？”

“我还是需要一名助理，而我的秘书向我保证，你能在我的助理回归岗位之前胜任这份工作。”

迈尔斯点点头。“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职责，可以吗？”

“你需要安排会议和预约；你也要提醒我这些会议——”

“这种事的话，我可以下一些APP到你手机里。”

因为打断了他——还胆敢提出一个合情合理又现代化的解决方案——迈尔斯从考德威尔那里收到的怒视可以令任何人胆寒。但多年以来，迈尔斯看惯了扎克那副严厉脸色，对霸道型人格有些麻木了。也许应该介绍他俩认识，他想着，被自己笑到了。

“不好意思，”他用最无辜的眼神看向考德威尔，“请您继续！”

“你的工作算是很简单的。”考德威尔说。

可不，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助理精神崩溃了。

“你要帮我预订、安排出行和食宿；你要管理数据库和文件归档系统；你也要负责确认我放在办公室的西装”——考德威尔冲一扇门挥了一下手，那大概是通往衣帽间的——“整洁没有褶皱；你要陪我参加会议，做记录。”考德威尔顿住，看着他，仿佛是等着看迈尔斯敢不敢说也有能办到这一切的APP。

迈尔斯闭着嘴，紧紧抿着唇，忍住不笑。

“还有其他上百个小任务是你要做的，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背给你听。你的工作是让我的生活更方便，你只需要记住这个。你的工作就是服从我的命令，越快越好。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迈尔斯点点头，希望自己看上去严肃认真得恰到好处。

从考德威尔眯起的双眼来看，他没能完全藏住自己的笑意。

“你觉得我很‘好笑’吗？”考德威尔说。

“完全没有，”迈尔斯诚实地说，“但现在的情况大概是有一点点儿。”

考德威尔挑起一条眉。

迈尔斯很是惊叹。他也尝试过单挑起一边眉毛，然而只会显得可笑且一脸便秘相——他知道，因为之前对着镜子练来着，可惜每次都以大笑收场。能做出这个动作而且做得不着痕迹的人，一定有什么特异功能。

“现在的情况？”考德威尔重复道。

迈尔斯捋了捋头发，点点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来美国多少是想摆脱我那霸道大哥的魔爪，但现在，我又有了一个能和他媲美的老板。还挺讽刺的，是不是？”

考德威尔古怪地看着他，好像不确定该怎么看待他。“你真是不寻常。”

迈尔斯大笑。“谢谢，我也觉得。”不寻常好歹比无聊强多了。

考德威尔还在盯着他。

“啊，”迈尔斯带着一抹笑意，“那么，我算是可以上任了

吗？”

“是的。”考德威尔的目光终于从他身上移开。他开始看他的电脑，但迈尔斯有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怀疑对方并不是真的在看。

迈尔斯清清喉咙。“所以，考德威尔先生，您现在有何吩咐？”

考德威尔默默摇摇头，然后把目光移回迈尔斯——又盯着他看。

迈尔斯开始觉得这样真的很诡异了。

他舔了舔唇，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

考德威尔别过脸，看来有什么事惹恼了他。“给我做杯咖啡，”他不耐烦地说，朝右边那扇不显眼的门点头示意，“黑咖，无糖。你知道怎么做咖啡，对吧？”

“当然不会，”迈尔斯板着脸，“在英国，除了茶，喝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违法的。”

考德威尔无动于衷。“那么希望你学东西够快。十分钟内，我要喝到我的咖啡。”

“好的。”迈尔斯大步朝门走去，翻了个白眼。这家伙真需要开开窍。

“朝你的雇主翻白眼属于会被开除的行为，迈尔斯。”

迈尔斯僵在原地，有些困惑，随后注意到了墙上的镜子，考德威尔一定是从那里看到了他的动作。

“变态。”迈尔斯嘀咕道。

“在雇主听不到时辱骂他也属于会被开除的行为。”考德威尔十分冷漠地说。

迈尔斯回头看他，笑着说：“那您应该开除我。”

关上门之前，迈尔斯看到的最后一幕，便是考德威尔眯起的眼睛。

他环顾眼下这个小房间：一个红色沙发、一张桌子、一台冰箱，还有一台咖啡机——一台非常高级的咖啡机。

迈尔斯谨慎地注视着它。

深吸一口气，他拿出手机，打开谷歌。他可不能让考德威尔看笑话。

他要做一杯这个混蛋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